目　录

A辑 :花不都是香的

花不都是香的 —— 蓝荫鼎／3
当一切雪逝冰消风流云散 —— 容　妍／5
雨夜中的一本书 —— 邓肯·布兰恰德／8
决定一生的垂钓 —— 朱永康／13
梧桐花的坠落声可是你对我的喝彩 —— 陈延萍／16
那一年,我痛失一次面子 —— 安武林／21
樱花,只开一季 —— 杨　妮／24
永远忧伤的黄昏 —— 胡　鸿／28

B辑 :少年电影故事

少年电影故事 —— 聂　沛／33
天很蓝,仿佛多年以前 —— 兰　心／36
丢失的小手枪 —— 二　宝／39
少来重温旧梦这一套 —— 白小易／43
拥有一颗露珠的心 —— 潘　炫／47
我站在世界的前面等你 —— 赵　冬／50
我的麻花辫子 —— 倪正阳／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猫　叫 —— 王普生／383

N辑 :旧情人的诱惑

旧情人的诱惑 —— 迈克·阿布拉姆／389
在黑暗中发现光明 —— 他　他／393
窗外,有一片蓝 —— 佚　名／396
你的故事我愿听 —— 雨　薇／399
想那流云一片片 —— 吴晶洁／402
把品雨的夜当成一首诗 —— 任　丽／405

A 辑

花不都是香的

DANDISHENGHUO

人之用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善用人者，不但能认清别人的特点，更能予以机会发扬光大。

花不都是香的

蓝荫鼎

一个假日午后，我带着一家大小上阳明山赏花。天气分外晴朗，赏花的人比山坡上的花还要多。人影在花丛中窜动，有照相的、有吃东西的、有谈天说地的，信步走着，看在眼里真也有趣。

“爷爷，为什么那个花不香？”

小孙儿在前头蹦着跳着开道，太阳照着满山的樱花杜鹃，人生的确美好。

不知何时，小孙儿扯住我的衣袖，不停地摇动，他的另一只小手指着一丛红艳的杜鹃。

我愣了一下。

“那个花？我说，这是好看的，不用香。”

“花都应该香嘛！”

他不服气也不满意地噘起了小嘴。

回家之后，孙儿的声音缭绕心头，久久不散：花都应该香嘛！究竟这有没有道理？我不是也常想：“男人都该是彬彬君子，女人都该是贤妻良母”吗？我又对不对呢？

坐下来，环视满庭花草，静静的想：花和草长了一院子，可是杜鹃、山茶、桂花、含笑、太阳花、向日葵、兰花…

…没有一样是跟别的花草相同的，它们都各有特色。看见梅花便可以嗅到早春的气息；看见榴花便知是五月榴花照眼明；桂花和红叶便可捎来秋意；苍松和腊梅象征了冬寒。

如果我们顺着自然去要求，那么一定可以心满意足，可是，若要在夏天赏梅，春天看红叶，谅必大失所望。

人是自然的产物，也和大自然中其他的生物一样各具特色，这个人适合统领三军，那个人精于舞文弄墨，各有天赋，各有使命。

人若能知道植物花草的特长，加以妥善运用，不仅能使斗室光辉，更能美化生命，使之灿烂辉煌。就像在春梅开时踏雪寻梅，采得好花瓶中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

人之用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善用人者，不但能认清别人的特点，更能予以机会发扬光大。这种知人的智慧，也就是古人称颂的知己，所以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都是叹知音的难得。伯乐求千里驹，是相得益彰。

一般人不仅不能知人善任，常站在自我的领域里要求别人。要是孩子的功课不好，我以家长的身份指责老师不行，我要求到好学校找好老师，如果太太下厨三餐口味不合，我要求她照我的舌头加油添醋；若是在某些事情上和朋友之间有了歧见，我总是使尽心机，不惜威胁利诱要求别人跟着我走……

一个明是非的人不过分要求。要求一个工人做音乐演奏或请一个牧童做学术讲演，就像要杜鹃展示幽兰的气质和芬芳或含羞草表现松柏的劲拔一样不可能。

死会给杰出者带来力量的。只有重压下杰出的灵魂才会发出惊人的美丽。

当一切雪逝冰消风流云散

容　妍

不知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兑制得很淡的红酒，用清冽的泉水兑制的，把红抹成一撮稀薄的残酒。那一天那个女孩就这么仰着头对他说话，满院黄叶中，他看到她的嘴唇正像饮罢淡酒时那种刺红的颜色，一种生命被稀释的美。这当然是病。这个院，也是医院。

他问她现在最想干什么，可能正因为她现在干什么都已太有心无力，这是健康人惯于对病者的一句问候。她却不知道自己的余生会是半年、六个月，抑或十天。

他们曾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在一起工作过三年，但他们所共有的言语多不过数十句。然后，她住院了，无医可治，像是一种自然的临风萎落。她一向是个太平常柔静的女孩。

她的颊上忽像一片冰玉间也兑上了一抹凉红，掠掠鬓，她说："我想——慢，慢，爱，你……"

这句话是如此的迟疑绵延，以至他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抬头看看太阳，日光把他脑中晃成一片空白。门廊，病房，棕榈，院墙，一切似乎都如此不真实。一个他交谈仅数十句、一向无牵无碍的女孩如今面临垂死却叫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不懂地说“我——想:慢,慢,爱,你。”她说错了吧芽?她说错了吧选

她一笑“你吃惊了芽?”

他呆立无言。久久,他觉得这爱像临逝前昙花猛然绽放的那一种难言,而这正是他一直想要而没有得到的。他甚至觉得这句话能让她来得及在此刻说出、让他此生听到也是天地对他一种无言的厚爱。

以后的生命只有十七天。那女孩真的是在慢慢爱他。读诗,画画,呢喃,请他拾尽院中所有的黄叶,帮病友们扫尽凄凉……而这一切好像她的余生还很长很长。她也曾让他握着手,那时一切都是静的,除了嘎然惊飞的寒鸦和欲落犹迟的斜阳。然后,当一切情节似乎该正式上演时,一切嘎然停止了。甚至没来得及有过一个亲吻,女孩闭上眼走了。

他从此知道了什么叫做刻骨铭心。女孩儿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刻他不在,没有来得及为她送行。他问女孩母亲“她去得开心吗芽?”

女孩的母亲带着含泪的苦笑,“开心。”她看着这个女儿真心喜欢的年轻人,不知幸抑或不幸——本来他们是没有相爱的契机的。

从女孩儿第一眼看到男孩时就已喜欢他了。但她知道自己有多平凡,多普通,多寻常,这是一种无法吐露的倾慕与无望的期待,无法对等的相思与挚爱——那个男孩太高傲了,甚至从来和她说话没有超过十句。

她只有把爱和思念隐藏,生活对她变成一团铅灰,本以为就此错过今生了,可死亡居然会来叩门选?不知你信不信——死会给杰出者带来力量的。只有重压下杰出的灵

魂才会发出惊人的美丽。女孩有如千年的石墨面临灭顶的一刻淬火为瞬间的金刚，也集聚了所有生命，抓住了最后的时机，缓缓说出“我想——慢，慢，爱，你……”，死亡加重了这句话的份量。她唇上那一抹将逝的稀红引起男孩的挚爱，她挟着末日的余晖终于把男孩的爱揽入胸怀，这样的死对她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芽幸还是不幸芽寂灭还是永生芽

我们只知道她的爱其实是一条暗流激涌的山溪，而留给男孩的却只是水到渠成，月出花落般的自然，有许多表面平静的其实就是深心相许的选女儿最后微笑着对妈妈说“死神终于帮了我一次忙。”

“那是——留情。”

只要留情，是不是生命就还没死呢芽而正因为死亡，才会把可能被岁月磨去于瞬间消灭的一切定格成永远吧芽

我讲了一个明亮的故事，闭上眼，似重又听到那个女孩在暮色拢翠时轻轻一叹：“当一切雪逝冰消风流云散……”

这声音似乎从所有有灵魂的生命中发出并且合振成轻颤，我看到那个男孩转过头去已泪流满面，然后他仰着头看着暮云合璧，再一次从心底坚定地说：“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容颜选’

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最后最虚弱时听到这句掷地有声的安慰选以友谊、爱情或者理想的名义。

在此以后的两三天中，我经历了类似于宗教叛逆般的变化。

雨夜中的一本书

邓肯·布兰恰德

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当科学家。据我所知，很多科学家年轻时，不是在放学后组装收音机，鼓捣旧马达和汽车，就是配制化学试剂。那些化学品燃烧时会有绚丽的火焰，有时还在家里的地下室爆炸。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做过。因为我从小想当的是商业艺术家。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对由笔和刷子画的混合线条所描绘的事物着迷了。

1943年 7月 1日下午，一列地铁火车隆隆地开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广场站。战争的风声已经吹了一年多。我于 1942年从中学毕业，成绩平平，身无分文。战争打破了我上艺术学校和大学的种种幻想，只好到通用汽车公司当学徒，学习焊接、钻孔和拧螺栓。1943年春季，我参加了海军 V－12预备军官计划的考试。一个多月后，接到命令去哈佛大学的海军 V－12机构报到。

就这样，我开始了海军生涯。先是在哈佛，然后在图福兹，课程就像密集的火力网一样向我们射来。除了课堂生活，还有队列训练和柔软体操。我通过了所有科目。那时我认定，海军就是我的生活。1945年初夏，我才 20

岁。军舰还是把我运到了关岛防空训练中心。

关岛的生活正如罗杰斯和汗默斯坦的歌“南太平洋”所唱的一样。尽管战争的创伤还没有痊愈，20名军官和200名新兵却在尽情地享受美丽的海滩、珊瑚礁和轻松的工作。每天晚上都有电视，军官们还可以到一个位于临海峭壁上的军官俱乐部玩乐。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在南海的生活为什么会使我感到烦闷。那真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我的未来也有保障。也许会有无穷无尽的聚会和娱乐。太多的好事也是一件坏事。不知是因为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还是因为感到等级制度太过分的缘故，不管是因为什么，有一天，当我走在热带丛林中通往军官俱乐部的小路上时，我有一种轻微的不舒服的感觉。

当时，天正下着雨，路旁的灌木叶子反射着微光。突然，我发现树叶中有一件没有发光的东西，我拨开树叶一看，原来是一本又湿又软的书。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书名，于是我就把它带回我的活动小屋。那是一本格罗夫·威尔逊写的《科学伟人》第二天晚上，等把它晾干后，我就在蚊帐中读起来。书中讲述了阿基米德、开普勒、牛顿、法拉第、巴斯德、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人思想的探险和发现的远航。我越读，激情越高。

这才是科学！当我读到第二天天亮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科学并不是我在学校必须做的那些可怕的化学试验，或是那些一定要牢记，并在考试时能倒出来的数学公式。一点儿也不是！科学是无休止的探索。它透过迷信和无知的幕布，去认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科学真是一种无与

伦比的享乐迷为什么以前科学没有对我讲过这些芽

在此以后的两三天中，我经历了类似于宗教叛逆般的变化。虽然我想继续留在海军，但海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要做一个科学家。我写信对我父母讲了我的转变。他们过去总是鼓励并帮助我实现我要做的事。可这一次不同了，他们被搞糊涂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认为，尽管没有说出来，我一定是染上热带病了。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从发现那本书的时刻起，一切就已成定局了。

朗格缪尔的个子比较矮小，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我走进这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办公室。他对我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既没有问我的学习成绩，也没有问我能做何种水平的研究。他讲了雨滴的形成问题，并简单地阐述了他的关于雨滴通过链式反应形成的观点。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的声音充满激情。我感觉到，他并没有把我当作工厂的学徒，而是把我当作一个同样对这个问题感到兴奋的人。他告诉我，德国的菲利普·林纳德早在 1904 年就在实验室中得到了大雨滴，并且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林纳德曾造过一个垂直风洞以使自由下落的雨滴悬浮起来，但悬浮的时间一直没能超过一二秒钟。朗格缪尔建议我承担起设计和建造一个垂直风洞的工作。如果要成功地使雨滴悬浮起来，我首先要学懂所有关于雨滴动力学的知识。

我带着这个挑战性的课题兴奋地走出朗格缪尔的办公室。不过，我却不知道怎样开始工作。朗格缪尔完全放手由我自己干。他给了我一篇林纳德 1904年发表的一篇用德文写的论文，他建议我读读这篇文章。我碰上了科学

家生涯中名副其实的拦路虎。当时，我所会的德语只有一句——“嗨，希特勒选”

那天下午，我对科学的第二个陈旧观念也被粉碎了。万斯·斯该佛带我去见伯纳德·冯纳格特，在今后的三个月中，我将和他共用一个实验室。原来，我还以为，科学家的实验室一定是非常整洁的，无数的复杂仪器整整齐齐地安放在工作台和架子上。我说过那是我过去的观念。那天下午，我所能看到的却是一间有些黑暗和肮脏的旧房子。屋里到处是电线、旧试管、橡皮管和占居大部分工作台的碘化银发生器零件。液体从一些设备上滴到地板上。

我在伯纳德的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造了一个垂直风洞。不久，我的角落就和他的一样乱了。我很快就明白了，有控制的乱，而不是非常整洁，恰恰是一个有成果的实验室的标志。我从伯纳德那里学到这一点，并且永远也没有忘记。

我从“卷云研究课题组”的科学家那里学到的另一点就是大多数发现都取决于一种天生的在偶然中发现有趣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朗格缪尔把这种能力称为“从非期待之发现中获利的艺术”。路易斯·巴斯德则以另一方式说：“在观察的田野上，发现仅喜欢有准备的大脑。”

我于 1949年 9月离开“卷开研究课题组”去研究生院学习，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到伍德·霍尔海洋地理研究院与阿尔弗雷德·伍德科克一道工作。几年后，我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我已可以在竞争激烈的科学城堡里站稳脚跟，并完成各种有趣的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